

選 徵 部 育 教

選 本 劇 作 創 戰 抗

書 緝 通

著 編 痕 殘

行 印 局 書 中 正

854.6

347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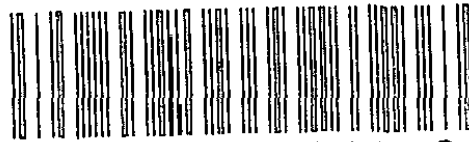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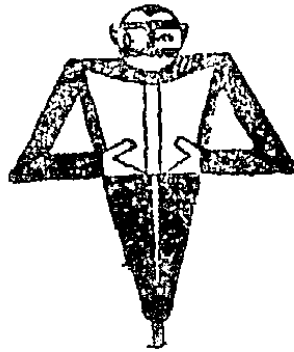
2

教育部徵選抗戰創作劇本之三

(四幕劇)

通 輯 書

編者 殘 痕



3 0614 2656 9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第一幕

地點 在我們東北的瀋陽城內

時間 抗戰中

人物 瀋陽偽公安局長 有島顧問——日本人

特務長 勤務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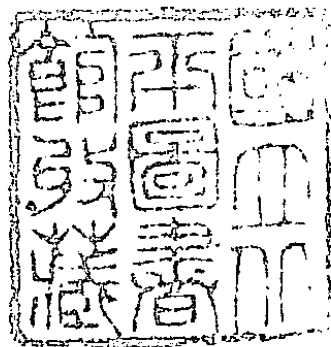
山田憲兵團長——日本人

佈景 瀋陽偽公安局長的辦公室，陳辦公檯一張，椅子四五張，左牆上裝有電話和時鐘各一具，室的正中，有一個窗子隱約地可以看到外面的屋宇，不過那窗子是不大開的。

啓幕時 顧問坐在右方吸烟，局長在室中踱來踱去，大家好像想什麼似的。

顧問 我實在有點不相信，難道一萬元買一個人頭也不行嗎？

局長 這也說不定，不過（苦笑），除此之外，已經再沒有別的好辦法了。他實在有一點神出鬼沒的；顧問先生，你也親眼見過的，財政局長不是死在他的手裏嗎？宣撫班長不



也是給他捉去的嗎？市長的衛兵發生譁變，不是他的黨羽勾結的嗎？……還有最近教育局長的被殺，不是他們幹的嗎？

顧 真的，以後你要負起你的責任，這是瀋陽城治安上的重要問題咧。

局 (惶恐地) 顧問先生，我怎麼不盡忠我的責任，每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那一次不是軍警林立的戒嚴呢？

顧 你這就算是盡責任了嗎？你想想，連一個無名小卒也拿不到，老百姓看見你這個不中用的公安局長，豈不是大笑話嗎？(有點生氣了，局長沒話說。) 還有，我是你的顧問，你老是這樣不中用，我的面子都要給你去完了。

局 是……是……

(罵得局長沒話說，低着頭兒在踱着，特務長拿着幾十分通緝書向顧問敬一個禮，然後對局長說。)

特 局長！通緝書都印好了，總共五千分，你看看對不對？(檢出一張給局長看，局長看完，再交顧問。)

顧 把它貼在牆上讓我看看樣式好不好，(特務長將通緝書貼起。) 你(對局長)唸給我聽聽！(指通緝書)我真有點怕看中國字的。

(局長高聲讀一次。)

局 一爲通緝事查巨匪關東雁，累犯殺人放火等罪，無所不爲，案如山積，歷經本局懸賞通緝在案，但該匪狡滑異常，屢被免脫，茲特加重賞額，再行通緝，不論軍民人等，如能將該匪擒獲，解送本局，或就地正法，查明屬實者，立獎軍用票一萬元，若匿而不報，均處死刑，仰軍民人等一體知照！（顧問聽畢，露滿意顏色，點了點頭。）

顧 好！就這樣辦，我相信這一萬元獎金，總不會沒半點效果的。（起身）現在我還要到參謀部有點公務，你快點派一百名警察在兩小時內，把這通緝書貼徧全城吧！（說完拿起帽子手杖便出。）

局 是……（和特務長都隨送至門口。）

特 （拿過一張通緝書玩着。）局長，顧問來了多久了？（彼此坐下。）

局 他來了半個鐘頭了。（停一停）來人呀！

（勤務應聲而入。）

勤 局長！有什麼吩咐？（立正。）

局 剛纔特務長送來的通緝書，快點通知督察長，叫他派一百名警察，在一小時以內，要貼徧全城內外，知道嗎？（一面說，一面把通緝書交給勤務。）

勤 知道！（退出。）

特 顧問有什麼話講嗎，局長！

局 真沒辦法，他今天好像吃錯什麼藥一樣，一見我就生氣！（說時極不快樂。）

特 （把那張通緝書放在桌上。）難道他怪我們不忠心嗎？

局 （愁眉苦臉地）可不是嗎？唉！在道理上說，關於發生搶劫，炸橋樑，掘鐵路，綁

票，行刺這些事情，那一次我們不是盡力去偵查？你想當教育局長接到關東雁的威嚇信之後，我們不是派了二百多名警察，把教育局四週保護起來嗎？當時顧問不是說：

「關東雁可沒法進去了」，那知一到下午兩點鐘，教育局長就給刺死在辦公桌上，兇手是誰呢？影子也沒有人見到，二百多名警察，兩夜沒曾合眼，這樣還算不盡力嗎？

你不是也熬了整整的兩夜嗎？（有點悻悻）可是關東雁這麼神出鬼沒，叫我怎麼辦呢？

特 是的，關東雁這東西確實厲害，難道他真會隱身術的嗎？我又想起來了，教育局長被殺死，後來你不是接到關東雁的一封信嗎？裏面說的些什麼？

局 說起來真氣死人，（從辦公桌上檢出一封舊信來。）你看吧！

（特務長接過便閱讀起來。）

特 瀋陽——：：：（不認得字，念不出來。）

局 呀！漢奸，你怎麼連字也認不得嗎？

特 噢，這個是漢字呀？草得真難認！（讀）「瀋陽漢奸公安局長及各走狗們：教育局長死矣！局長及各位，定有兔死狐悲之感，不特諸位傷心，鄙人亦覺哀痛，當今漢奸走狗，

日多一日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方得剷除淨盡也。諸位以爲然乎？尙希珍重，不宜。」

（讀畢，窗外遠遠爆炸聲大作。）

（兩人大驚。）

特 局長，什麼聲音呢？（放下信，急把窗布拉開向外眺望。）

局 不知道，恐怕……（向外望了望，忽然想起什麼似地。）勤務！

（應聲入，牆上的電話鈴大鳴。）

勤 局長有什麼吩咐？（特務長與局長從窗間向外遠眺着。）

局 你先聽電話吧！（勤務如命。）

勤 喂，什麼地方打來的……憲兵司令部嗎？……請等等……局長（叫局長）憲兵司令部打來的。

（局長接聽，特務長仍在窗間瞭望。）

局 是，我是局長！什麼事？啊，啊，好的！（放下電話，露出神色不佳的樣子。）

特 局長！什麼事（焦急地問）呢？

局 （急急地）第一火藥庫和第四火藥庫，又給土匪放火了！喂！你快……快點帶二百名警探趕去，搜查火場附近。

特 是！（欲出。）

局 喂，注意一切閒雜人等，稍有可疑的，不要放過！快點去吧！快去！
特 曉得！（匆匆而出。）

局 （向勤務）你趕快去轉告督察長，叫他立刻通知全城戒嚴！

勤 是！還有什麼吩咐？

局 沒了！（勤務出，顧問匆忙入，與勤務相碰。）

顧 又糟了，恐怕又是關東雁幹的鬼把戲，這次損失恐怕又在四五百萬以上！（說完憤然坐着。）

局 現在已經下令全城戒嚴，還沒有證實是誰幹的，不過……（勤務持信入，打斷他的話頭。）

勤 局長！有要信一封（遞給局長，局長忙拆閱，神色漸有點沮喪起來。）

局 又是關東雁這混賬東西寄來的，多麼可恨呀！（怒甚。）

顧 怎樣說，這東西真大膽極啦！

局 他又承認放火燒火藥庫的事，叫我怎麼不氣呢？（對勤務）你去吧！

勤 （勤務想出去。）喂，回來！（勤務回。）這信誰送來的？

局 局長，是郵差送來的！

局 好的，你去吧！（勤務出。）給你看好嗎，顧問先生？

顧 我最討厭看支那文字的，還是你讀給我聽吧！

（顧問坐下來。）

局 好的！（讀信）「瀋陽大漢奸公安局長和糊塗顧問鑒……」

願 真是豈有此理！（聽見發怒。）

局 「這次探悉第一第四兩火藥庫，存儲炸藥甚多，此種危險物品，不特於人頗無益，且復存儲一起，大有危害全城市民之可能，本團爲居留於瀋陽城內城外之黃帝子孫計，及爲局長與各走狗計；認爲有立即搬遷及焚毀之必要，想諸位定必贊成，但此次預備祇焚去一半，蓋不忍將價值四百餘萬之炸藥，付諸一炬也。」

願 啊，這東西的嘴真厲害！好在他不敢將全部燒去。（怒稍退。）

局 願問先生！你以爲他這燒去一半是好意嗎？

願 我並不是說他好意，不過我覺得他，還沒有將全部燒去的膽量！由此可見他們還是有
一點怕我們！

局 願問！我還沒有讀完信呢！

願 啊，你讀，你讀！

局 （讀）「至於其餘一半，在理本應留下，惟此乃危險物品，留下終有危險，所以不能不搬至鄰人之安全區域內，倘有相當機會，定必如數送回。不宣。鐵血鋤奸團團長關東雁啓」

顧 唉！這東西真是無法無天，他的信我真有點不大明瞭，他說什麼……送回呢？

局 他說（再讀信）「倘有相當機會定必如數送回。」

顧 如數送回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局 就是全數送回給我們的意思。

（顧問點頭不語，勤務入。）

勤 局長，憲兵團長來見你！

局 請他進來！

勤 是……（欲出。）

局 （突然）回來！

勤 還有什麼事？局長！

局 那送信的郵差呢？

勤 幹嗎？

局 把他追回來！

勤 他早就走了。

局 走了？……好吧！去請憲兵團長進來。

勤 是！（出。）

局（轉向顧問）我想這封信一定是關東雁的部下，化裝郵差送來的，不然那有這麼快，剛出事，信就送來了！

（憲兵團長進來，局長和顧問都趨前和他握手，彼此坐下。）

團顧問先生，這次又是關東雁作的怪。

團真奇怪，難道火藥庫沒人看守着嗎？

團看守是有的，但都給他們細起來了，那纔真氣人啦！

（面露愧色。）

局但是，他們用甚麼方法把這樣多的炸藥搬走呢？（團長無精打彩了。）

團你還不知道麼？他們假冒着憲兵司令的名義，向福崗汽車公司租了三十輛運輸車，來替他運去的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？

團難道他在白天運輸，你的守衛兵也沒有看見嗎？（團長搖搖頭。）

團你們都不明瞭，我不是說過，五十名的守庫兵，都給他們細起來嗎？從昨天晚上運到今天天亮，直到剛才起火的時候纔發覺，你要想知道詳細情形，請你看看這封信吧。

我也懶得說了！（局長和顧問聽說他也有信，大家相視不語，團長把信從袋裏掏出來，顧問首先接過看了一眼遞給局長。）

團讀給我聽罷！（局長打開便讀。）

局 「大混蛋憲兵團長鑒……」

團 喂！不要這樣開玩笑。

局 「大混蛋憲兵團長鑒；敝團昨日偽造貴司令部文件，向福崗汽車公司，租賃得鉅型運

輸車三十輛，暫作夜間搬運貴部所轄第一第四兩火藥庫彈藥之用。查該公司工友，不特能遵守祕密，且多協助，不及一夜，預定計畫，均已完成，其服務精神，殊足欽佩！至於貴部派出之五十名守庫兵，未免太不盡職；因敝團同志，抵該兩火藥庫時，毫不抵抗，殊為可笑！敝團全志一時興起，乃將其全數武裝解除，彼輩均能深知大義，故無衝突發生，茲除將該五十名守兵送回，望立即代為嘉獎外，並將福崗汽車公司，二百八十元之賬單一張奉上，希即結算為荷！……」

（顧問有點太忍不住了。）

顧 啊！這東西真可惡極了，還要我們替他付汽車帳嗎？

（不語，局長續讀。）

局 「至于詳情，問該五十名守兵可也，餘不宜。」

（讀完交回團長。）

顧 這次又遭受這樣重大損失，你打算怎樣呢？四百萬元不是玩的！

團 現在我們祇有加緊通緝罷，別的還有什麼方法呢？

（大家悶悶無語半晌。）

局（向團）嚇，我們通緝關東雁通緝書已經貼出去了！你知道嗎？（遞一張通緝書給他。）你看！

（勤務兵入。）

勤局長！特務長捉到一批嫌疑犯回來，請立即審訊！

局請兩位坐坐，我要出去審那批該死的奴才。（勤務也隨着局長出，一時無話，顧問終先打破沉寂。）

頭山田團長，你把那福崗公司的工友都審訊過了嗎？

團怎麼沒有？現在我還沒放他們呢！

頭審問結過有點頭緒嗎？（團長微有愧色。）

團頭緒？咳！一點也沒有，因為關東雁的黨羽一到，就把守庫兵細了起來，脫下守庫兵的制服，他們自己就穿了起來，照常的守衛站崗，又在夜間，所以連汽車夫和工人也認不出他們，直到燒庫以後纔知道受騙。你說我氣不氣？

頭哦？哈，哈！（忽然高興起來，像有點忘形了。）我一點不氣！哈，哈！

團（懷疑他在奚落自己。）喂，有烏顧問！你也想氣死我嗎？

頭哈哈！我不是氣你，你也不要氣，關東雁的老巢，我已經知道了，我相信在兩小時以

內，就可以把那一半炸藥搶了回來；山田！我不說你什麼，你真不及我聰明啦，哈，哈！

（團長愕然，摸不着頭緒。）

勤務兵，勤務兵！（勤務應聲而入。）

你發瘋了嗎？

團 我不是發瘋，你（對勤務）叫局長審訊完了，便快點回來！

（勤務應聲出去。）

團 你怎麼知道他的機關呢？你怎麼搶回來呢？

團 我們兩年來都是因為不知道他的機關在那裏，所以不能拿到他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，不是可以去把關東雁拿來了嗎？不是可以把火藥搶回來了嗎？

團 （驚奇地）你怎樣知道關東雁的機關呢？

團 呵！你現在還不知道嗎？哈哈，看你多麼笨啊！

團 有鳥顧問！我如果知道的話，我還不早就派人去搜回嗎？（質問着。）

團 你的腦子真是有點不中用（又是一陣得意的好笑。）你問問福崗汽車公司的開車的，不是可以知道關東雁把火藥運到什麼地方了嗎？知道運到的地方，還不就是他的機關嗎！你真是不及我聰明。

團 (明白了。)唉，你太聰明了！你太聰明了！哼！有鳥先生！可惜關東雁他比你還聰明，你還沒有知道嗎？他向公司租車的時候，是訂明——

顧 訂明甚麼呢？

團 和公司訂明爲避免洩漏軍事行動起見，不用他公司的汽車夫駕駛。(顧問瞪着眼。)

顧 啊！那麼關東雁用他的黨羽來駕駛汽車去運輸的麼？

團 當然啦！他和公司這樣訂明，就是怕我們知道他的老巢。

(顧問知道自己剛纔神經過敏，有點沮喪。)

顧 哦！……哦！……那麼，福崗汽車公司怎麼肯答應他這樣做呢？

團 你又忘掉咧，他假冒我們憲兵司令部的名義，福崗汽車公司怎麼會不肯呢？(顧問氣得跳起來。)

顧 (猛力擊桌)唉！這東西真是目中無人了，假使有一天捉拿着他的話，我一定把他碎屍萬段！(說到這裏，電話鈴又響起來，團長走去接着聽筒。)

團 喂！……這裏是公安局……我？什麼人……我嗎？我是憲兵團長……局長嗎？他沒有空……你找他做什麼事？……啊！什麼？什麼……(氣急)你這不怕死的東西……你一定會有一天給我拿到的……(放下話筒，顧問興奮地站起來。)

顧 又是那東西打來的嗎？

團 是的，他真不怕死！（局長徐徐走進來。）

局 什麼？山田團長！爲什麼這樣生氣？我相信一萬元的賞額，縱然短期間拿不到，但是總會使他不敢再放肆的。

願 恐怕他更加放肆也說不定的，剛纔他又打電話來了，你還沒有知道嗎？

局 啊啊！剛纔您叫勤務叫我也是爲這件事嗎？

願 是的，你請問山田團長吧！他剛纔聽的電話。

團 他叫我轉告你，他說我們懸賞通緝他，本來是很好的，不過，出的賞額僅是一萬塊錢，實在太少了。他說你這樣實在是侮辱了他，他決不肯給你侮辱，並決定來找你報復，叫你不要忘了，本星期日晚上……十點五分……就是報復的時間，請快預備吧！

（局長一怔。）

局 星期晚上十點五分嗎？啊！（大恐慌）我不願做這個局長了，這東西真是可惡極了。

唉！（頹然坐下。）

（三人默然片刻。）

願 （忽然）誰？（急面向窗外膽怯的立起。）

（他倆惶恐地急起。）

局 ——誰？

團 顧 局

——誰？

（見窗外無人，纔放心地搖一搖頭。）

（恨極）這個關東雁！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二幕

地點 同第一幕

時間 星期日晚上九時五十分許

人物 局長 有島顧問

特務長 車夫（即關東雁）

勤務兵 偽警甲、乙、丙、丁

憲兵團長

佈景 同第一幕

啓幕時 局長神魂不定的坐在辦公桌前，看着那張通緝書，偽警丙、丁、雄糾糾持槍守在門口，如臨大敵，窗外偽警來往如穿梭一般忙碌布置防禦，但大家都緊張異常，說話聲音又亂又低，沙沙沙！像蠶食桑葉一般。

勤務拿着手槍進來。

局（嘎聲）四樓上面布置了多少挺機關槍？（說時胆怯地指着樓上。）

勤 裝了一挺（立正不動）。

局 現在快到十點鐘了，難保他不會從屋頂上進來，快點去叫他們多加兩挺！

勤 現在，二樓兩挺，馬路六挺，四樓和樓梯各一挺，十挺機關槍已經用完了。（局長稍加思索。）

局 今晚全城戒嚴，（望望壁上時鐘）天又要下雨，差不多還有五分鐘，便斷絕交通，關東雁決不敢從馬路上來的，馬路上可以減少兩挺吧，屋頂上較為重要。

勤 是。

局 （忽然發現樓板上有響聲，急向後躲閃。）什麼？

（大家馬上屏住呼吸，以槍對着那響聲。）

（勤務持槍胆怯地走近去看，見是一隻耗子，忙吐了一聲。）

（顫聲）什麼？

（平靜下來）是一隻耗子。

局 耗子？

勤 噫！

局 （吐了一口氣）我當是關東雁來了哩！

（大家復歸平靜了。）

勤 還有什麼吩咐？

局 沒有！（勤務走出，特務長拿着電筒入。）

特 局長！時間快到了，您通知憲兵團長加緊派人把守城外各要道沒有？

局 早就通知了，全城所有軍警，現在都完全出動了！你剛回來，還有人來往嗎？

特 哼！商店和人家知道戒嚴，老早就關門了，剛纔我回來的時候，沿途除了軍警守衛以

外，沒有看見一個走路的人！（樓上有點聲響。）

特 啊！上面什麼聲音？

局 我叫他們把馬路的機關槍減少了兩挺，裝到四樓去啊！

特 局長！我想關東雁，是不會從屋頂上來的，馬路纔是重要得很，爲什麼裝到四樓屋頂

上去呢？

局 現在交通也斷絕，就是有通行證的人，也不能在馬路走了，他不來則已，若來的話，

一定會從屋頂上來的，因爲全城屋頂上，都沒有軍警放哨咧，這點你也看不出嗎？老

實講，外面快下雨了，他今夜大約不會敢來的。

特 雖然全城屋頂上沒有放哨，但馬路上少了兩挺機關槍，我真有點不放心。

局 不要管了，我布置的不會有錯。（電話鈴聲又響，大家都有點發呆。）

局 一定是他打來的，斷定他是沒方法下手，想通知改期了，你聽聽是不是。（說完露出

得意顏色，特務長代聽。）

特 啊！啊！你是誰？——（急將聽筒放下，原來電線已經剪斷了，局長見狀搶前望。）

局 怎麼樣？電話壞了嗎？

特 他說今晚無論怎樣，他決定依時報復，爲便利行動起見，因此實行把電線剪斷，叫我們暫時停止使用電話五分鐘，你看！（指時鐘）他快要到了！（彼此有點驚惶。）

局 （一怔）快要到了？勤務！（勤務應聲入。）

局 快點通知全體準備，時間到了！（勤務走出，馬上大家又恢復緊張狀態。特務長觀察窗外面的黑暗世界，打了三個噴嚏。局長像熱鍋中的螞蟻一樣，時時看着壁間時鐘，直至十點五分已過，仍未見動靜，大家都似乎有點不耐煩，特務長仍然是憑着窗間觀察。）

局 特務長，不要看了！

（特務長看手腕上的錶，再看壁上的鐘，也覺時間無誤，但仍有點懷疑。）

特 不會來？（不大相信。）他很少失約的！恐怕他已經混了進來，你正沒有曉得呢？

（局長見他太憂心。）

局 唉！若果他真的已經混了進來的話，那麼，關東雁不是你，就是我了，他大約不會有這樣大的膽！

（說至後句，聲復和平。）

特 說不定！關東雁是詭計百出的，他不來則已，來便不會怕你的，你不要以為這種防守和戒嚴，他便不能報復！（街上衛兵大喝口令，接着發兩三響槍聲，局長和特務長的爭吵式的談話遂停，如臨大敵般，局長和特務長也跑至窗口處伏起來，一會兒槍聲不再響，纔至窗口望望馬路。）

特 （向外面問。）喂！為什麼開槍呀？（外面答道：「有人來」。）

局 誰呀？

特 誰呀？

（答：「自己的人」。兩人不再問了，大家望一望，想及當時狼狽情形，大家都呼了口氣。那時甲、乙兩個偽警，忽然抬進一個人來，後面跟着一個青年黃包車夫來。定睛一看，受傷的人原來是顧問，局長有點失色。）

（特務長忙過去替他包傷。）

局 啊！這是什麼事呀！誰把顧問打傷的？傷的重嗎？（看着顧問的足。）

偽警甲 局長！是他（指偽警乙）打傷顧問的！（局長有點怒了。）

局 混賬！把他細起來！（丙、丁把乙拉出去，甲仍把黃包車夫拉着，局長焦急地撫着顧問那個躺在沙發上的軀體。）

局 顧問先生傷的重嗎？他們真該死，中國人真是不中用的，請顧問先生不要見怪！大約這一點傷不要緊吧？

顧 （不答話，祇看看那新包裹好的傷足，局長有點羞慚，戰戰兢兢地站着。）

局 顧問先生！我們不會料到你會這時候來的。（露出求憐狀態。）

顧 不要說了，你補回醫藥費一千元給我便算了，做事總糊里糊塗的。（佯怒。）

局 一千元嗎？……顧問！

顧 什麼？還多嗎？你以為我是沒有根據的嗎？你上月出席市政會議的時候，市長給叛變

的衛兵行刺，誤傷着你，市長不是補你五百塊錢醫藥費嗎？你那時候不過是腳上打了

一個洞，你看這回我的腳上擦去這麼一大塊皮，

局 祇擦去一塊皮啊？（吐了一口氣。）我當是打傷了呢？

顧 （怒）擦去一塊皮還不算受傷嗎？

局 是！……

顧 不要多廢話，拿出一千元醫藥費來我就原諒你。

局 是……是！我很感謝顧問的原諒！（見車夫）喂！你是那裏來的土匪呀！

車 （故作驚異。）呵！先生，我是拉車的，我不是什麼土匪呀！

局 有島顧問！他拉你來的嗎？

願 不錯！他很好，當衛兵誤會開槍打我的時候，他險些沒有命了，他正是最先來救起我的人，你別冤枉他，代我賞他五塊錢吧！

（局長連忙給車夫五元。）

局 是！拿去，給你五塊錢走吧！（不收不語。）

類 爲什麼不收呢？

車 先生！我的車子已經穿了三四個洞了。

局 哼！我再給你五塊錢，你快點走吧！（又給車夫五元，仍不肯走。）

車 我不能在街上走的，現在還沒有解除戒嚴哩。

（顧問稍一思想，指僞警甲。）

願 你帶他去找個地方坐一坐，到解除戒嚴，然後回去吧！

車 謝謝！謝謝！（僞警甲招黃包車夫出。）

（車夫走到門口，忽然回過頭來望那牆上的通緝書。）

走！走！

車 （指通緝書）那是什麼？

甲 通緝書，走吧！

車 （向通緝書走近）……

（大家都注意着他。）

車 哦，懸賞緝拿關東雁啦！

局 你認識關東雁嗎？

車 （一笑）是的老爺，我認識他。

願 （急問）你怎麼認得他的？

車 十年前他就住在我的隔壁，那時候我們吃飯在一起，睡覺在一起，做事也在在一起；

局 （懷疑）你是他什麼人？

車 我是他的鄰居，後來他做了官了，就不認識我這拉車的朋友了。

局 他是土匪，你知道嗎？

車 不，他不是土匪，他是個官。

願 胡說！

車 （陪笑）我說的是他以前，不是現在。

局 你知道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

車 不知道，不過我常常看見他進城。

局 那你能把他抓來嗎？

車 可以，祇要他進城，我就能認識他。

局 不過——現在這樣一懸賞，恐怕你就容易再看到他了。

車 爲什麼？

局 他一定不敢再進城了。

車 不，他很有本事，他能飛簷走壁，他能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，也許裝成挑糞賣菜的，也許裝成商人學生，也許裝成像我們拉車的，他還是可以進城的，而且他……

（被局長咳嗽聲打斷。）

……

局 你講下去！

車 老爺，你願意聽嗎？

願 你講，你講。

車 而且他有隱身符，那怕是銅牆鐵壁，他都一樣能進來，譬如就像老爺這兒門口站着崗，街上架機關槍，他還是能到這屋裏來的，說不定他還敢跟老爺來談天哩！

局 （恐懼地）是嗎？他長得像什麼模樣？

車 他長的並不出奇，跟我們平常人一樣，像我這樣高的個子，臉比老爺長一點，眼睛跟我也差不多，祇是比我現在的眼睛亮些，講話跟我們一樣的口音，是道地的瀋陽話，他有一句口頭語。

頭 什麼口頭語？

車 他喜歡在他的仇人面前拍拍胸口，就像這樣（比擬拍胸。）說：「我關東雁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敢怎麼樣吧？」就這樣說。

頭 他仇人怎麼說呢？

車 他仇人也祇能向他瞪瞪眼吧了。

局 他真的這樣厲害嗎？

車 嗯，我們東北人都佩服他的本事。

局 那你怎麼可以抓他來呢？

車 我可以想法子把他騙得來呀。

頭 你叫什麼？

車 我叫楊二，住在大馬路四十二號附一號的樓下，離此地很近。

頭 好了，我不問你住在哪兒。我是告訴你，現在我們懸賞緝拿他，楊二，你要是能把他騙了來，你馬上就可以得到一萬塊錢的賞錢，知道嗎？

車 （笑）知道！

局 那你就成了大財主了！你就可以永遠不再拉車了！

車 （佯作得意的笑。）嘻嘻……

局 (拿過桌上那張通緝書交給車夫) 給你一張通緝書，你攔在身邊，每天想想這一萬元的賞額，你要特別努力把他抓得來！

車 (接過通緝書) 謝謝老爺！

局 (向甲) 把他好好地帶到外面坐坐，等解除戒嚴再送他走。

甲 是。

車 不用送，我自己會走的。

局 (笑迷迷的。) 去吧！

車 是，老爺。(打了一個躬，與甲走出。)

局 (向顧) 聽車夫這樣一說，關東雁居然這樣厲害！

顧 這也許是謠傳，不見得會是真的。

局 顧問先生——這次算是戒嚴最成功的一次了，天氣好像很幫助我們一樣，眼見他今晚的報復就要失敗(對顧問)，對嗎？(顧問如夢方醒般憶起一段事，於是咆哮起來。)

顧 唉！我的腦子真糊塗！這樣大的事竟忘掉了不說！

特 顧問！顧問！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顧 壞事！壞事！我正在家裏想睡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電話叫我。

局 那是誰的電話？

願 是關東雁的電話。

特 有什麼話說？

願 他說已經進了你（指局長）的家裏，一定要把你的妻子和孩子們細去作報復。（局長聽說，立現沮喪。）

特 在這裏守了一夜，依然是失敗，誰料得到呢！

局 你（對特務長）又不老早通知我，否則我家裏不會這樣空虛的。

特 你曉得預備他從屋頂上來，已經比我聰明，誰曉得你沒有想到家裏呢？

局 精了！這次又失敗了，有島顧問！你聽到電話時，是什麼時候呢？

願 剛剛十點鐘左右。

局 有島顧問！你當時怎麼不用電話通知我呢？否則就可以救得及的！

願 你還說，當時我怎麼不通知你呢？你不知道，這（指電話）電話已經斷線了嗎？（局長自知說錯。）

特 對的！後來怎樣呢？有島顧問！

願 後來我便立刻準備乘車來啦，可是奇怪得很，汽車的油箱，不知怎的會穿了一個洞，把汽油漏完了！唉！差不多氣死我啦！

局 這是什麼道理（不解狀）？

願 因為沒有汽車，我就隨便在門口附近，幾經辛苦纔找到一輛黃包車，這是因為斷絕交通，而且不能做生意的，所以立刻趕來，假使我乘汽車來的話，衛兵也不會對我開槍啦！

特 唉！……（拿過紙烟，遞給願問。）……請抽烟！

願 我有雪茄，（伸手掏口袋）呀，那兒來的一封信？

局 一封信？

願 是關東雁寫的。（看信。）

局 他說什麼呀？

願 你看！（交信與局長，特務長也上前看，局長高聲讀起來。）

局 「偽公安局長鑒：鄙人在未報復前，早料有戒嚴之舉，但嚴則嚴矣，惜府中不嚴，亦徒費苦心！素仰府中有汽車一輛，則插通行旗一面，料想敝團同志，載得寶眷離家時，定必沿途無阻，現在我已抵目的地，請毋懸念，將來如何安置，容後通知，此次復得糊塗願問……」

願 不要讀得這樣響！

局 「不我退棄，暫作郵差，尤為深感，不宣。」（讀完）特務長！快點去把車夫拿來！

（特務長應聲而出。）

願 怎麼？車夫就是關東雁？

局 是的。

願 哦，那要小心點，別給他走脫！

（局長急得來回狂踱，最後坐回辦公桌，作進備審問的樣子。一會特務長拿偽警甲入，因為他面目塗黑而衣服又與車夫一樣，所以不易認清楚，但兩手細着，昏迷不醒。）

特 豈有此理！他睡在廁所地上裝死！（警甲倒臥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）

願 他沒醒過嗎？是你細着他嗎？

特 是的，他睡在地上給我細住的，他已經曉得沒方法跑了！

局 他爲什麼沒醒呢？

特 他怎麼沒醒，他不過故意裝死！恐怕他現在已經暗中打算逃走的方法了，這是土匪的慣技，有機會走，他就不客氣了！

願 特務長！電話線已修好了，打電話通知憲兵團山田團長，告訴他，關東雁已經落網了，請他立刻來！

特 是。

（特務長打電話時聲音很低，故局長和願問的談話也沒影響。）

局 願問先生！這一萬元獎金是我的了。

願 我也要一半的，喂！你（指局長）要看着他！他會乘我們不留神的時候，出其不意的走脫的。

（局長起來走近僞車夫身旁。）

局 走嗎？縱使走出這裏，也不能走到馬路上去！馬路還沒解除戒嚴哩！

願 我們的福氣真好，山田團長知道了，一定很羨慕和佩服我們的，你說對嗎？（向局長）哈！哈！

局 對的！有鳥願問！這次我們是成功了！

願 勤務，拿三杯酒來，（外面應聲，特務長打完電話。）哈！三年的工夫，今晚纔達到，你太自恃聰明了！（對僞車夫說。）

特 山田團長已經知道了，他立刻就來！（說時極輕鬆和快樂。）

願 山田聽見這消息有什麼話說？（半笑着。）

特 好像快活的發狂的樣子。（局長和願問也跟住大笑，勤務捧三杯酒入。）

特 好！酒來了，我們大家喝一杯！

（勤務復出，大家神氣十足的舉起杯。）

願 這都是諸位的努力，和我們的天皇洪福所賜。（一飲而盡，忽見僞車夫動了一動，特務長先看見。）

特 關東雁！你現在已經知道裝死也是無用的吧？（譏笑態度走上前，對着僞車夫說。）
局 你想不出脫身方法嗎？脫身總是危險的！喂！關東雁！你說我們出一萬塊錢的懸賞是
太少嗎？對的，現在我也覺得太少了，早知道你是這樣給我捉到的，我們一定要多出
十萬！（說完有點得意。）

顧 關東雁！我看許多土匪被擒，總是閉起眼睛不敢見人的，裝死或裝昏的！我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關東雁，今晚也裝起這種土匪把戲來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（說完大笑，僞車夫真的醒了。）你不要怕，祇要你肯投降我們，我們是很歡迎的。

特 啊！醒啦！（用手扶起他，但仍不十分清醒狀態，局長立刻坐回座位，神氣十足。）
特 豈有此理，裝死嗎？現在還裝不裝，裝不裝？跪下來！快點！

（僞車夫真跪下。）

局 哈哈！關東雁！你也肯跪下來嗎？（顧問也忘了痛，來插嘴。）

顧 你這次要自己覺悟起來，纔有辦法的，否則，你的性命，我不負責，跪下來也沒有用的。

僞 我覺悟！我知錯！但局長！你誤會我了，我不是關東雁啊！

（顧問和局長愕然。）

局 你是誰呀？

僞 我是你的部下！

顧 你（叫特務長）快點把他的臉擦乾淨！（擦乾淨後，露出僞警甲的面目來，局長有點憤怒了。）

局 你這個奴才，真是可惡！黃包車夫那裏去了啊？

（顧問頹然無語。）

僞 我不知道啊！局長！（特務長大怒了。）

特 爲什麼不知道？局長不是把他交給你的嗎？

僞 是的，我和他出去以後，他就對我說——

局 說什麼？

僞 說給我五塊錢，叫我同他做朋友，又叫我帶他去大便。

顧 你帶他去了嗎？

僞 帶了。我帶他到廁所的時候，他忽然把手巾掩着我的鼻子！

特 手巾上有哥羅芳嗎？上了他的大當了！（警甲苦着臉。）

僞 恐怕有點，我嗅到一陣香味之後就睡着，一點事也不曉得。

局 那五塊錢呢？快些交給我，見錢就貪，你真該死！

（特務長鬆除他的縛，可是搜過也不見那五塊錢，卻又找得一封信。）

特 哼！又有一封信，關東雁就喜歡寫信，我們看他的信都看厭了。

（局長也奇異。）

願 給局長唸出來大家聽吧！（特務長把信交給局長，局長折開想讀，但怕偽警聽。

局 進來人呀！（衛兵丙、丁應聲而入。）

丁 局長！什麼事？

局 （指偽警甲）拉他出去打五十板子，滾吧！

偽 局長（哭着）求求您，就打二十板吧！二十板吧！

（局長不理，衛兵丙、丁把偽警甲拉出去，局長纔讀信。）

局 「逕啓者：鄙人此次想盡方法，不外實行報復，幸未失約，頗堪告慰！今因乘便，竟得親來貴局，一睹諸位漢奸之醜像，實屬難得；復蒙急送車資十元，尤感！茲以五元與貴局走狗，換得狗衣一套，正合鄙人作護身符之用也。再者，糊塗顧問，此次竭力爲鄙人出力，不勝銘感！而今夜不死，實屬憾事！別矣！別矣！前途珍重，後會有期，不宣。關東雁留。」

願 這東西又逃脫了，難道我們特別該倒霉嗎？

（憲兵團長走入，顧問和局長等相顧愕然。山田團長春風滿面，披斗篷式雨衣，歡然直入，作道賀語。）

團 呀！恭祝兩位大功告成，不久一定高陞！（趨前一一握手道賀，三人低首赧顏，司令

大奇。）你們怎……

三人（同聲而嘆。）唉！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三幕

時間 距第二幕後之第三日

地點 鋤奸團之根據地的大山中

人物 江一帆 黎魯頑

局長妻 局長長女

局長子 局長幼子

第一大隊指揮 第二大隊指揮

第三大隊指揮 首領關東雁

佈景 鐵血鋤奸團的俘虜間，牆上除點起一盞油燈外，並繪着奇形怪狀與恐怖人形，正

中一扇鑲着齊整鐵欄的門，地上鋪着很厚的乾草，這是睡眠的地方，門邊放了一張陳舊條凳，看起來十足是一個舊式的監牢。

啓幕時 江一帆和黎魯頑大家合坐條凳上打盹，牆上油燈發出不大明亮的光，景像森陰，

使人有點毛髮悚然。不一會，黎魯頑忽然從條凳上滾到地上，於是狂叫起來！

黎 噫！你把我擠下來了呀！（對江說。）

（江一帆睡眠惺忪，瞧了瞧。）

江 對不起，對不起！老弟，起來吧！

黎 對不起嗎？我的屁股也跌痛了！

江 有什麼要緊！不久你便會有福享了。

黎 不敢說！你以為一定成功的麼？

江 我們的首領料事如神，他說的話不會不實在的，但我望你不要真的迷住那女人！

黎 笑話，我會真的給那女人迷住嗎？你別看不起人。（黎點了點頭。）

江 （機警地）嘶！

黎 說真的，首領真是了不得，他從來做事，總是會打算的萬分周密！我們二萬多人，一向是專打勝仗，到現在我們犧牲的人也不多，你看日本鬼子和漢奸都死了二百多了。

（黎坐在地上。）

黎 當然啦！我們中國是長期抗戰的，如果沒有像首領這樣的人才，我們怎能支持得長久呢！我們的首領真是了不起，有一次首領派我去瀋陽打聽消息的時候，我們的同胞，在街頭巷尾，差不多人人都談他的本事。

江 是呀！我那次去錦州的時候，錦州的百姓，都說我們鐵血鋤奸團的厲害！

黎 說到這裏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。

江 什麼事？

黎 有一次，我也在錦州城外，聽見一個農人對兒子說……

江 說什麼？

黎 他叫兒子長大之後，不要做亡國奴，教兒子最好去投進游擊隊，或來我們的鐵血鋤奸團。

江 那孩子怎樣呢？

黎 孩子也愛國的，他除掉答應爸爸的話之外，又說恐怕投不進，因為他不懂得什麼的。

江 真的！這孩子真不錯！（贊嘆。）

黎 是呀！我聽見他這樣說，我就對孩子講，可是他爸爸很害怕，以為我是漢奸哩！

江 你對小孩子怎樣說？

黎 我說：「你不要灰心，鋤奸團裏面，有很多事情給你做的，假使你不曾打仗，可以耕田；不會造軍械和炸彈，可以剪電線，掘鐵路；不曉得偵察通訊的，可以做木匠和燒飯；不曉得駕駛和宣傳的，也可以做馬夫和運輸；祇要你有愛國熱誠，都可以投進的」。聽了我這話，他就很快活。

江 對了。喂！首領是很信任你的，你可知道他的真姓名嗎？

黎 你問首領的真姓名麼？……不但我不曉得，就是第一，第二和第三大隊的指揮們也不曉得，任何人也不曉得，恐怕祇有他自己曉得。

江 你問過他沒有？

黎 沒有，我聽見第一大隊指揮曾經在閒談的時候，問過他一次。

江 首領怎麼說呢？

黎 首領當時笑一笑說：我的真姓名早就忘掉了，我祇願意有關東雁這個名兒，它既然能夠使漢奸走狗和日本鬼子聽到就頭痛，那我就一輩子也不希望再有別的姓名了。

江 啊！前晚上在漢奸局長家出來的時候，你不是拿了一聽香烟麼？

黎 是的，不過第一大隊指揮叫我搬鈔票的時候，我就扔下去了，後來上車的時候，就忘了拿！

江 這次鈔票真多，我們團裏的經費又可以充裕一點了！

黎 當然啦！十八萬鈔票我簡直是第一次看見哪！

江 啊！這次你覺得爽快嗎？回來的時候，站在馬路戒嚴的日本鬼子，還不斷對我們敬禮，多麼愜意啊！（說到這裏，二人忽然肅然立起，望着門外，祇聽閣閣的皮鞋聲，不一會關東雁武裝而入，二人向他敬禮。）

黎 首領！還沒把她們審訊完嗎？

首（點點頭）我交給第一大隊指揮去審問，差不多快完了；（指黎）你要特別注意，我的計畫成功與失敗，全在你的身上，也可以說這重要的責任，全由你負！那個古井你不要忘掉！

黎 首領！請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盡我的責任的，古井我是很熟悉的，我自然會很小心地跳下去的，我決不會使你失望的。

首 好的！祝你成功！（說完和黎握一握手便走出。）

（正好三位指揮把局長的妻和大女兒押解進來。）

首（向黎）好好地看守着她們。

黎 是！（首領走下大家行禮相送。）

一 江一帆！你是看守第二俘虜間的麼？

江 是的！（第二指揮對江說）

二 兩個孩子在門口，你把他們關進去吧！

江 好！（走出，外面孩子哭叫聲。局長妻和大女兒聽了，很焦急，祇有不言不語地，坐到地上的草床去。）

一 黎魯頑，你好好地看守她們！不要給她們走脫！這是你的責任啊！

黎 是的！（三位大隊指揮出去，俘虜間內祇剩下黎和局長妻女三人，黎把門鎖起來，然

後坐回凳子上，局長對着女兒，露出淒涼臉色。）

（外面，淒涼的號聲。）

（黎起身別別壁上油燈後，坐回凳子上，獨自唱起抗戰的歌兒來，聲音非常難聽，局長妻有討厭的樣子，於是說：）

黎大哥！（黎立刻停唱，望着她。）你唱的歌真好聽！是什麼人教你的？

黎 是我們首領教我的。（女兒也開口說）

女 你的首領也曉得唱歌的嗎？

黎 怎麼不曉得？我們首領是多才多藝的，像你們的漢奸走狗，連中國抗戰的歌也不懂

嗎？唱天軍歌嗎？

妻 黎大哥，你什麼時候來這裏的？

黎 我嗎？在九一八後三個月來的。

女 你不怕我們有一天把你們一個一個拿住嗎？

黎 笑話，拿我嗎？誰拿我？我老實講，再過三天；你的漢奸爸爸也會給我們拿來。

妻 真的嗎？（局長妻有點急。）

黎 信不信由你！聽說首領已經把全部計畫都打算好了，祇要等候機會動手，不久，你們就要大團圓的死了。

女（望一望妻）嗷啾：黎大哥，你救救我的爸爸吧！（作哀求狀。）

黎哈？笑話，別的人倒可以救，漢奸也可以救的嗎？你不要瞎想，你還是叫你爸爸的天
皇陛下救吧！

妻黎大哥，做做好事也不肯嗎？我可以送五萬塊錢來酬謝你。

黎你那裏還有五萬塊錢？請你不要騙人。

妻我給你們搶去的錢，祇得十分之三，還有八十多萬在銀行裏哩。

（黎想一想。）

黎不行！不行！我一個人有飯吃，有錢用就算了，要五萬塊錢來做什麼？要來給你們的
大漢奸敲榨嗎？

妻黎大哥，你說一個人，難道你這樣大年紀的人也不打算結婚嗎？

黎結婚，這名詞多麼好聽！但是，沒有錢談什麼結婚？

妻你能救我們，一定可以送你五萬塊錢，那時不是就有錢了嗎？

黎有錢又沒有好的女人，要錢有什麼用？（局長妻想一想。）

妻黎大哥！我想給你五萬塊錢，再送一個女兒給你，好嗎？

（女兒聽說，低下頭來有點嬌羞的樣子；黎却很慎重的對局長妻說：）

黎好是好的，不過人家要說我討漢奸的女兒來做老婆，我不是會給人咒罵嗎？不行！

妻 黎大哥！你錯了，你做了我的女婿之後，她（指女）的爸爸可以替你弄一個官做做，那時誰不恭敬你！你有體面的時候，住可以住好的，吃可以吃好的，不是比住在這裏做一個支隊長好得多嗎？我看你在這裏幹下去，一輩子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。（黎好似有點心動，作沉思狀。）我說這種話，並不是故意來引誘你，你是聰明的，你想做我的女婿好，還是做一個窮光蛋的支隊長好？

（黎真的有點允許了。）

黎 不過小姐願意不願意呢？（局長妻望望自己的女兒。）
女 （含羞的說）祇要你真的能夠救我們出去，和救我爸爸的性命，我沒有不願意的道理。

黎 救你們是容易，救你爸爸卻有點難了。

妻 假使你把我們救出去，我的丈夫知道消息後，他一定會立刻準備，這不是可以救回我的丈夫嗎？

黎 你的丈夫肯要我這樣窮的人來做女婿麼？

妻 不會不肯，九一八前，他每天都在街上賣卦，他從前也是這樣窮的。你有五萬塊錢，又弄到一個官，又同我的女兒結了婚，那不是十分體面了麼？

黎 真的麼？你什麼時候給我五萬塊錢？

妻 一回家就送給你！我不會騙人的。

黎 我到你家住在甚麼地方？

妻 住她（指女兒）的房間好啦！

黎 那麼，小姐什麼時候纔和我結婚呢？我要快一點的，太遲是不答應的。

妻 到家後三天內結婚好了，快不快？

黎 快！不過小姐願意嗎？（望着女作微笑。）

女 （羞了一回）祇要你能這樣做，我沒有不願意的道理。

黎 不大放心，我很想你們發一個誓，可以嗎？

妻 你怕我騙你嗎？黎大哥！

黎 是的？（局長妻望着天發誓。）

妻 好！我發誓，假使騙黎大哥的話，我今生一定給亂槍打死，死後還沒人葬。

黎 小姐哩？（小姐也發誓。）

女 假使黎大哥救我們出去，我不同黎大哥結婚的話，我就給刀砍了。

妻 好啦！相信了吧？黎大哥！

黎 相信了。（開鐵門母女想走，黎急關住。）

黎 喂！不要急！機會還未到，坐下來（照常坐下）！江一帆！（叫江來）

江一帆！來！（在鄰間應聲而上。）

江 什麼事呀？（問黎）

黎 你看看牆上的油燈！（江真看看，黎從後面出其不意地，驟然把他的頸項捏住，江掙扎一回便暈倒地上了，黎於是從江身上搜出第二間的鎖鑰，然後跑出去，招局長妻逃。）

黎 來！快點跟我走！兩個孩子在門口。（母女立刻起來，匆匆走出。不久江醒過來，環顧一週。）

江 喂！來人呀！漢奸老婆跑了！來人呀！（外面走進幾個人來，一個是第一大隊指揮，一個是第二大隊指揮，一個是第三大隊指揮。）

一 啊！她們是怎樣走的？

二 爲什麼你不早點叫呢？

三 黎魯頑呢？

江 同她們走了！

二 爲什麼你不早點叫呢？

江 黎魯頑出其不意的把我的喉嚨捏着，一下子我就暈過去，那裏叫得及呢？

一 你（對隊員說）立刻去通知首領（隊員應聲出）！

三 真是奇怪？黎魯頑本來是多好的同志……

二 真的想不到他會變起來了！

一 唉！我們的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不是說過嗎？亡中國的不是敵人，亡中國的是漢奸！總之意志不堅定的人，是決不能負起抗戰建國的責任，我料不到他意志竟會這樣的薄弱！（首領很鎮靜的進來了，大家立正後就恢復原狀，首領踱着說。）

首 黎魯頑雖然放他們走，我們用不着去追他！（說時很溫和）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一種損失，這實在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教訓！普通人受不住敵人的引誘，便常會把抗戰的初衷忘去！你們試想，對不對？

一 首領！我們是絕對不會的！（踱來踱去的說）

首 當然！我敢保證：我們鐵血鋤奸團，自建立到現在，團員差不多達到二萬多了；這二萬多人，那一個不忠心國家？那一個不忠於我們的最高領袖……不過你們要注意一件事，他們逃脫了之後，敵人的憲兵司令，一定會請黎魯頑領路，來攻打我們的。（大家覺得這話一點不錯，彼此相顧，第一指揮有點不安的樣子。）

一 首領！我們怎樣應付呢？

首 （沉吟半晌）應付方法我已經想過，祇要大家按着步驟進行，那麼最後勝利，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

二 應付方法怎樣呢？

首 這三天內，他們必定從東面山谷進來，人數約在五干左右，應付方法；第一件：你（指第一大隊指揮）指揮你第一大隊的同志，在今天晚上去東面山谷的石橋頭那個地方，預先去下一百個地雷，每個相距約一百米，千萬別把痕跡露出！至於地雷的開關一定要裝到石橋頭的那口古井裏面。

一 很深的那個古井麼？

首 對的。你呢？（指第二指揮）勞你帶二大隊的同志在明天斬一百棵樹，將石橋頭的西面山谷攔住！到時可以阻着敵人前進。

二 離橋多少遠才最好？

首 離石橋頭兩三百米最好！你呢？（指第三指揮）要在今天晚上派一半人進城打聽消息，並且通知城裏的同志，在這三天內不要回來，知道嗎？

三 知道了，那麼山谷前後還要派人去阻擋敵人前進嗎？

首 不必了，到橋頭後，敵人決不能再進了！

（三位指揮，都有點不相信。）

三 請問首領，爲什麼敵人不能再進？

首 （拿出一張地圖，四人圍去討論。）敵人到橋頭，被木頭擋住，一定要搬運木頭，正

搬的時候，地雷就爆發了，敵人便要死去一部分。

二 那麼餘下的一部分敵人，不是還要進攻我們嗎？

首 當然會進攻的，——我自有辦法。

一 首領，我看山谷前後，還得派人把守。

首 不成，要是派人的話，那一定會跟敵人發生正面衝突，損失不會小的。到時我一定有辦法，你們先不要問，各人先幹我所分配的工作，到那時候，你們自然會明白我是怎樣來對付他們？

（三位指揮都有點相信不過，表情很疑慮。）

（江一帆進來。）

江 首領，義勇軍的司令來拜訪你！

首 好的！（對各指揮）諸位要知道，想做一個健全的戰士，一定要苦幹，千萬不要魯莽，義勇軍司令乘夜來訪，大概是討論關於襲擊瀋陽城的事，你們現在可以趕快分頭去進行！

（大家馬上都緊張的活躍起來。）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四幕

地點 鐵血鋤奸團的一角
時間 距第三幕的第三日
人物 關東雁

黎魯頑

第一隊指揮

江一帆

第三隊指揮

第二隊指揮

山田憲兵團長

偽公安局長

有島顧問

特務長

偽警甲、乙、丙、丁

通訊隊長

佈景 正中牆上橫掛着一幅「精誠團結」的扁額，下面懸着一幅蔣委員長的肖像；左

面一個窗（可望見外面遠遠的山峯）；兩邊壁上掛着幾件武器和抗戰標語；右「開着一扇門，那是首領的辦公室；屋的中間擺着一張長方形的大桌，桌四圍有五六張舊式

坐椅，使人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會議廳的形式。

啓幕時 第一、第二指揮正在桌上下棋，第三指揮袖手作旁觀，聚精會神在飛車躍馬，忽然第一指揮占了上風。

一 喂！你以為機械化部隊是可靠嗎？哈哈！又一隻車了！

二 不要說！我不過偶然失利，一隻車算什麼一回事，你看下去罷！

（又低頭作戰，第三指揮卻評着他們。）

三 我可以告訴你們：你的（對第二）速戰速決戰略是最不可靠的！

（第一又占上風。）

一 對啊！哈哈！我又吃了一個車！（對第三）你知道嗎？我誘敵深入的戰略成功了！

二 不！我實行不惜犧牲地進攻！你別驕傲！

三 你（對第二）這樣用力於犧牲，會使你的實力損失，你看，你兩隻所謂機械化部隊的車，都做了無謂的犧牲了！（說到這裏，江一帆進來匆匆的說：）

江 首領呢？首領呢？

二 什麼事？（大家都注意江的神色。）

江 憲兵團長的前頭部隊已經抵達石橋頭了！

一 真的？首領的推測的可靠，老江！你看清楚沒有？

江 怎麼不清楚，行頭的一個敵兵騎着馬，舉着太陽旗，內中還有幾個拿起望遠鏡在瞭望我們！

二 你給他們看見了沒有？

江 沒有！

三 你是騎白馬回來的嗎？

江 不是！我騎首領給我的黑馬。

一 首領在裏面，（指房內）快去報告吧！（江入房。）

二 不要下棋了！看看日本帝國主義的「皇軍」葬禮罷！（半晌）

江 我報告過了，首領說，不久地雷聲，就可聽到了！（大家回顧）說這次可以炸死五千個敵人。

三 真的嗎？

江 真的。

二 首領說話不會錯的！（江要出。）

一 你那裏去？（問江，江回顧。）

江 再見！三位指揮，首領派我再去探聽！（說完便出。）

三 真奇怪，我們的首領料事多麼準確？眼看五千「皇軍」又送上我們的陷阱來了。

二 對！照時間來推測，現在「皇軍」一定在東山谷搬移那一百條大樹無疑！（大家點頭稱是。）

一 你那大隊的同志，氣力真好！這樣（用手作勢）大的樹，也是毫不費力的砍下來！

三 當然，他們都是從鄉裏來的農人，受不了壓迫來的。（第二指揮看窗外。）

二 啊！照時間上來說，地雷應該響了，我們快出去看看。

（大家興奮地一擁而出。）（半晌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三位指揮焦慮地走入。）

一 真的！怎麼地雷還不響呢？（大家分坐到下棋的地方。）

三 照理說現在應該炸了。

二 恐怕你（指第一指揮）裝的地雷不妥當！

一 你以為我們大隊同志裝地雷的技術不夠精細麼？說起來，一根草兒，一塊新泥，一條

縫兒，我們都弄到和平常泥土一樣的。假使你去找一個地雷，我敢說你找不到半個。

三 真的，照我意見，地雷無論如何，也不會給日本鬼子發覺；假如他們把現在阻在山谷

的樹搬完了，而地雷仍然不炸的話，我們這樣不是給敵人長驅進來了嗎？

二 對啦！我們快去請示首領去，（首領恰好出來）這不是說笑的

一 首領！現在地雷還不炸，假使敵人把阻路的樹搬完了，不是可以長驅直入的進入我們的根據地了嗎？（首領點點頭，大家聽着首領的意見。）

首 你的話不錯，不過在敵人後方的根據地，是的，是沒有準兒，我們今天不放棄，將來也得放棄，但時間還未有到，你們不要急，相信地雷不久就響。現在，敵人已經深入我們陷阱，勝利祇在目前！（問第三指揮）我昨天吩咐你去西山崖的事，已經裝置好沒有？

三 首領！已經裝置好了！

首 是裝在崖裏深岩中嗎？

三 是的。（首領聽說便走到窗口望望，卽出去了。）

一 首領真是首領，他比我們明得多，我們再也想不出的事，他竟會老早想到，更會打算到，怪不得老百姓都崇拜他。

二二 （點頭）我的媽媽老婆，一聽到我來這裏，她就很高興的替我做了一雙鞋，預備我跑山路，送我出門的時候，還叫我好好的服從指揮，爲國効力！現在想起來，我的媽媽也崇拜他哩！

一 呀！你從前不是說把你的媽媽搬進這裏來，和我的嫂嫂住嗎？

三 想雖然是這樣想，但是我的媽媽又上了年紀，不能像你的嫂嫂那般好氣力耕田哩？

二 是的，這裏的田，也快耕滿，我們辦的兒童識字班人也滿了，不是這樣，我也把媽媽和老婆搬進來哩！

一 喂！（對第二）你的家庭不像我的家庭這樣窮，如果你搬來我們新村住，恐怕不大適合的！

二 老同志，你錯了！我過去雖然是過了許多爺生活，但我現在不是和你一樣嗎？抗戰期中，我們祇求民族的生存和自由，還說什麼貧富，難道窮人做亡國奴，富人就不做嗎？窮人抗戰，富人就做漢奸嗎？

三 真啦！我們團裏二萬多人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幼的，何嘗分出貧富。總之有膽量的打仗，耕慣田的耕田，教慣書的教書，做慣建築的造屋子，大家有飯吃，有茅房子住，共同殺鬼子，爭取最後……

一 呀！爲什麼這樣久還不見地雷響呢？

一 是的，爲什麼不響呢？（大家又焦急起來，憑窗望望。忽然第二指揮似有所感覺。）
三 響！響了！地雷是你裝的（對第一），你派人去管理開關沒有！

（大家愕然。）

一 糟了！開關裝裝在古井裏，首領沒命令我派人去按開關哩！

（大家極其焦急。）

二 首領大約忘掉派人去按開關，這次可糟了！

（大家有點慌亂了。）

三 快點通知首領，否則敵人快到這裏了！（首領拿着一張紙出來。）

（大家看見首領。）

一 首領，這次糟了，相信敵人就快到這裏了！

（首領慢慢的截斷他的話。）

首 不要急！我告訴你們，開關敵人自己會去按的，時間就到了，你們看着吧！（果然外面炸聲隆隆，窗外火老冲天，紅花閃閃，大家都聚在窗口看，高興極了！）

三 首領！我真佩服你！（向首領敬禮。）

二 首領！這次又成功了！五千多「皇軍」又變成灰了！（狂起來般）

一 我們來一個慶祝好嗎？（除首領外，大家都興高彩烈。）

三 好極！（對第二指揮）你去拿酒來！

首 慢點！（微笑）你知道嗎？（說時很慢）現在我們還有一件更重的事要顧慮到！這一張（把紙交給第三指揮）命令，你立刻交通訊隊發出去，通知全山的團員把所有的武裝在三十分鐘內準備起來，在瀋陽城內的團員不要回來，你們二隊的隊員也同時集中起來，聽候命令！

一 首領！這是什麼意思？

首 三十分鐘後再告訴你們。大家快點去吧！

三 我們新村的男女，都是這樣做嗎？

首 不！第一、二、三新村，離這裏遠，不必這樣做；至於第四、五兩村就要了。這命令上有詳細說明，你交通訊隊，他便會分別通知的！

三 好的！（敬禮，首領進辦公室。）

三 你們（對第一，第二）等我回來纔好慶祝！（第三指揮出。）

一 當然啦！恐怕我們三十分鐘後，又要和日本鬼子廝殺了！

二 這是不一定！

一 假使不是準備廝殺，首領爲什麼要全團總動員？

二 在我推測，全團總動員雖有兩萬人，可是能擔任戰鬪的，祇有六千多人，如果拿六千多人和一萬多敵人作戰，首領是不會這樣做的。

一 你做夢嗎？那裏還有一萬多敵人呢？剛纔死了五千，你沒除掉麼？照我看，相信敵人最多也不過五千人，我們全團總動員還怕他嗎？

二 話雖如此，但現在也不見得全團總動員哩！第一、二、三新村不是不要動嗎？我們大部分糧食都在那裏呢……大約我們要離開這兒了！（大家想一會兒。）

一 啊，你的話，有點對！首領不是在前天晚上，叫第三指揮，把二百枚地雷分裝在這裏四周嗎？

二 對的，剛纔又叫第三指揮把地雷開關裝到西山崖，不是準備犧牲這個根據地嗎？

一 真的，越想越對。但是爲什麼要放棄這根據地呢？難道我們會打敵人不過嗎？

二 當然敵人打不過我們，前次劫火藥庫，敵人給我們包圍的時候，五十個日本鬼子不是向你跪下來嗎？（江一帆和第三指揮拿住兩個人進來，一個是憲兵團長，一個是黎魯頑，兩人的身上，滿布着沙塵。）

江 報告：五千個「皇軍」祇有十多個跑了，這次完全勝利！這兩個人……

二 啊！你（對黎說）還有臉來見我們嗎？

一 你也回到我們團裏來嗎？（大家對黎刺笑。）

三 這次恐怕逃也逃不了啦，等我報告首領！

（江說完便入見首領，憲兵團長跪在大家面前求饒，大家都哈哈的笑起來。）

二 （譏諷）黎同志！你帶他們來送死的嗎？

黎 是的，我領他們來的。

一 這次你爲什麼這樣失策呢？（譏諷口味。）

黎 我一點也不失策！（微笑）

二 啊！你投降敵人，實在不要臉，反領他們來攻擊我們，你還說不失策嗎？你真有點像雙料漢奸！

三 你不是說過殺盡漢奸，纔算完了今生的責任嗎？

二 那知不多久，自己卻又做起走狗來了，你不但是我們鋤奸團的罪人，並且是中華民國的罪人！

一 這次你以爲不失策嗎？（門外喊：「首領來了」大家肅然。）

（首領入，立正對首領。）首領！這東西真是非槍決不可了！

（憲兵團長跪在首領前求饒。）

團 關東雁先生！你是素來仗義的，救救我吧！

（大家見山田磕頭不迭，都笑起來。）

首 放你嗎？你回去又和我們作對嗎？你們日本打我們中國，大多數是有來沒回的，假使現在不死，你終有一天要死！假使放你，你可以回到日本去嗎？你的上級長官又會再派你來做侵略工作的，你不是來了中國五年多嗎？我們中國繼續抗戰上十年或二十年，你必給我們打死，你也會在這裏死哩！……再有：你們上了年紀的，固然是如此；就是年青的，假使我和你們打上二十年，年青的也變四十多歲的老頭兒，試問四十多歲纔回到你們日本的故鄉，有什麼好處呢？過二十年後，你的靈魂不知去那裏了！同時你以爲終有一日可以征服我們中國的麼？這簡直瞎想，你五千多步隊是怎樣死的？都是你第一火藥庫的地雷炸死的，那批地雷就是你們貴國的軍閥製造出來給你的，也

可以說是給你們自殺的！勝利不是你獲的，是你們貴國的軍閥，財閥方面獲的，你們的勝利？是白骨和屍灰罷！（山田給這些話刺激過甚了，似乎要暈過去，啞口無言。）

首 你（指江）把他拖出去，脫下他的衣服，然後殺掉他吧！

（江依命拖出去。）

一 首領！（指黎）這東西怎麼辦呢？

首 啊！黎同志！（趨黎前，拍拍黎的背。）這次你成功了！（大家愕然。）

黎 首領！這是中華民國人民的福氣！

首 你（對第二指導）快點解了他的縛！（依命解縛）你這次的成功，他們是不曉得的，你

告訴他們吧！（對第二指揮）你快叫工人開飯吧！（第二指揮出）他肚子大約餓了！

一 首領！這是一個圈套麼？

首 （微笑）你問他吧！（對第三指揮）通訊隊已經通知各處沒有？

（第二指揮入。）

二 通知！大家都預備啦！

首 好！我到山頭去看看撤退的路線。（下）

二 黎同志，你怎樣離開這裏的？（衛兵拿飯來。）

黎 我奉首領的命令，叫我和老江看守俘虜，祕密放她們出去的！（大家都坐到桌邊靜

聽)

一 放出去的時候，有條件嗎？

黎 (黎魯頑一面吃一面說) 有！就是給我五萬塊錢，還把女兒同我結婚！

二 那麼你到瀋陽後，結婚了嗎？

黎 沒有，原定明天結婚的，但是我不要這漢奸女兒啊！

一 錢拿到嗎？

黎 拿到了，不過我放在瀋陽銀行裏！

一 古井的地雷開關是那一個按的？

黎 是我按的？(大家愕然)我到古井邊的時候，看見二百多個「皇軍」在澗山谷的樹，我於是假裝作不當心的樣子，一跌跌到井底去了。

二 喝了水沒有？(看看黎的衣服。)

黎 井裏一點水也沒有，祇有厚厚的乾草，是你放的嗎？(第二搖頭。)

一 是我放的，跌的痛嗎？

黎 痛是不十分厲害，不過那憲兵團長也跌下來了，壓的我連氣也差不多要斷了！

三 他怎麼也跳下去？

黎 他不是跳下去。啊！誰裝的開關啦？

二 我的支隊長裝的！

黎 唉！我差不多給他氣死了，那開關裝得這樣高，我這樣短小？伸極我的手也按不到心又氣，又怕他們搬完擋路的樹，機會一失怎麼辦呢？

二 怪不得，地雷炸的這樣遲！

黎 是呀！我按來按去，總是按不到，剛好井口的憲兵團長，他放一條繩來救我，啊，好極了！我把團長垂下來的繩子一抓，就是這條繩（指地上剛纏縛過他的繩）他便把我吊高上去，這樣我的手不就可以按着開關嗎？哈哈！

三 真巧妙！哈！

二 真聰明！（拍手。）

黎 巧妙麼？那知地雷一響，那團長就從井口掉下來，壓的我差不多快要死啦！（食完飯）

一 啊！五千多人，恐怕死光啦！

黎 還沒有死光，不過能夠活的，最多不過二十名。

（江拿團長衣服入。）

江 老黎！快點把經過情形告訴我聽！

黎 說完了，誰叫你不早點回來？（三對江說。）

三 快點把衣服送給首領吧！（江遂拿衣服欲出）

黎 老江你細的我太緊了，現在兩手還有一點痛，罵得我也夠苦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咱們的交情……（看看縛痕。）

江 （靦靦地）對不起，不過你那天捏的我也夠苦的，來，握握手！

黎 誰跟你握手？咱倆算完了！

江 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

黎 你剛纔揍我的時候，那麼兇，現在又這麼客氣。

江 剛纔我兇的是對當漢奸的黎魯頑；現在我客氣的，是對抗日同志的黎魯頑，來，握握手！

黎 （握手）反正是我這個黎魯頑，哈哈！……

江 我把衣服送給首領去，哈哈！（下）

（大家笑。）

一 他們叫你領路來，當時你怎樣應付的？

黎 我說我們全團有二萬人在山上，祇有東山谷一條祕密山路可以走進，並且這條路極空虛，他們就相信我的話，於是介紹我給憲兵團長，叫我做引路的眼線。

二 他們懷疑你嗎？

黎 不懷疑，局長認我爲女婿，又說我是他特別派來偵察的，大約局長是想領功吧！

（這時通訊隊長拿電報匆匆進來，對第三指揮報告。）

通 報告：現在由瀋陽第三號電台拍來重要情報一分，已經譯好，請看！（把電報交第三指揮）

一 什麼事？（第三指揮看）

三 啊！糟了！

二 什麼事？講吧！

黎 告訴我們罷！什麼事呢？

三 瀋陽公安局長·調五千軍警來攻我們，發電時已經祕密離城來了！

二 快點報告首領吧！

三 是！（對通訊隊長）你已經把全隊集中起來沒有？

通 集中起來了！

三 你快回去吧！（隊長出去，第三指揮急入辦公室。）

二 恐怕這五千人快到了！

黎 是的，他們都用汽車輸送的，不過一到山谷就不能不步行了。

一 我看這次一定要來一個惡戰，並且他們一定會利用死剩的兵來引路！

首 黎

當然！（首領和江及第三指揮出來，首領拿着四封信，大家立正。）

這次敵人來意，不外是想乘我無備，作一個猛烈攻擊，希望將我們全團消滅。我早就想到，我早就準備着，假使我們迎頭痛擊他，未嘗不好，不過我們要避免這種無謂犧牲，纔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；保存實力，纔能繼續長期抗戰，纔可以獲得最後勝利。一城一地的得失，不算一回事的！何況我們這區區的根據地呢？所以 老早就打算放棄了這個山頭，現在時間到啦！我們都要離開這裏，這不是不抵抗，這裏在昨日已裝就二百枚的地雷，相信總可以取得相當代價的，或更多的代價的，剛纔叫大家集中起來，也是這個意思！大家也許明白啦！至於你們怎樣退出這裏呢？退出這裏之前，在那裏會齊？我都已經計畫好了。你——（對第一指揮）帶領你第一大隊同志，向東南退出六里，然後拆（交一封信與他）這一封信，信上會告訴你應該去的地方。（第一指揮上前接信）你——（對第二指揮）帶領第二大隊同志，向南退出六里，然後拆這信，（又出一信）這信也會告訴你應該怎樣做的。（第二指揮上前接信）你——（對第三指揮）你除帶領第三大隊同志之外，更要帶領通訊隊，生產隊和牲口糧食，向東北退出六里，然後拆開信；（又出一信）這信也會告訴你應該去那裏。（第三指揮上前接信）江一帆！（對江）你要帶領第四、五兩新村的男女團員和年老團員，去第一、二、三新村暫住。黎魯頑！（交一信給黎）你立刻叫通訊隊員，帶這封信去到東

北義勇軍總司令部去；大約三十分鐘後，敵人馬隊便會到，大家快點去吧！（大家敬禮，把壁上武器取下匆匆退出。首領從桌上把棋盤紙拿起，背面原來是一張通緝他的懸賞書；他看了一會，冷笑數聲，向窗外望了一會兒，在台上踱着一會兒，似在想什麼似的，黎回來了。）

首 交了通訊隊長沒有？

黎 交過了！

首 快去把我的墨盒和筆拿出來！

黎 是！（黎將入辦公室。）

首 喂！還有！我桌上的紙，你一齊都拿來！

黎 知道了！（黎入，首領抬頭看見 蔣委員長像，如有所感，他走到台中，忽然很端正的向像敬一個禮，然後上前踏到椅上，把像很莊重的除下；又看一會，黎拿紙筆墨出來了。）

首 魯頑，來！（黎見像，急敬禮。）你快把這像帶着離開這裏，敵人快到了！交像與黎。）

黎 首領！帶到什麼地方去呢？

首 帶到西山崖的石岩裏，那裏早裝有地雷開關，我不到，你不要按！曉得嗎？

黎 首領，你爲什麼不跟我一道去呢？

首 你先去候我，我自然會來！去吧！（黎不願行）去吧！

黎 首領！我怎捨得離開你呢？

首 我一下就來！祇要等我到纔按開關，那是要緊的，快去吧！

（黎出，首領在桌間寫了幾張大字和一封信，一會兒，黎又匆匆入。）

黎 首領！敵人已經快到了！山下塵土蔽天，走吧！我的馬很強壯，可以兩人騎的！（首領望望窗外，他露出急態。）

首 快走吧！你不要等我，我也有馬，你先回去等我！（推黎出，黎免強行。）

黎 首領！我願同你一道死！

首 現在未到死的時期，到我死的時候，你然後同我一齊死吧！快點去！快點去！（黎哭着出，首領再望望窗外，然後匆匆的把桌上的信和紙整理起來，再跑到室裏拿一瓶漿糊，將剛纔寫的東西和通緝書貼到牆壁上，裏面寫的是什麼呢？不知道，但是看見面上那張是通緝書，首領再望望窗外，發覺敵人已經到了，於是匆匆把暗門打開，很得意地向通緝書望了一望，即走入，暗門仍自行關好，一會兒窗外不少敵人聲音，接着局長和顧問，特務長，衛隊長，偽警甲、乙、丙、丁，另數名日兵也進來。顧問，局長，特務長都拿着馬鞭，好像證明他們都是騎馬來的，大家望了一望。）

願 呀！難道他們都跑光了嗎？

局 大家快去搜查一下！（警兵都入室內去搜。）

特 爲什麼他們跑的這樣快呢？

顧 這大約是曉得我們來，故此時這裏放棄了吧！

（這時入房搜索的兵警已出來，有的拿着一卷一卷的廢文件，有些空着手。）

局 （看一看）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？（內有一僞兵扒登椅上去看首領貼上的通緝書，但起先大家都沒發覺。）

兵 局長！你來看！

顧 什麼呀？（大家抬頭一看。）

同聲 通緝書！

特 呀！這班壞蛋，竟把通緝書貼在這裏，的確可惡！

局 把牠撕下來吧！（僞兵果然不言不語地撕下，但下面仍有一張是寫着：「失迎失迎」四字。）

顧 呀！又一張麼！這張寫的什麼？唸出來我聽吧！（局長念。）

局 他說，失迎！失迎！

特 再撕去吧！（僞兵又依命撕去，但下面仍有一張，寫着：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）

顧 這張說什麼？（問局長。）

局 說中華民國萬歲！

願 混帳！撕去吧！

特 撕下來罷！（僞兵依命撕下後，仍有一張，上面寫着：「此信留與局長顧問」八字，

並貼一封信於字之左下方。）

局 把那信撕來！（僞兵撕信。）

願 說什麼？（問局長。）

局 說有信一封！（僞兵把信撕下來後，一不留心，掉落地地上，顧問想上前拾，特搶上前

拿。）

特 我來拿！（拿起信交局長。）

願 看他說什麼？（局長放下馬鞭行至台前拆信，大家都隨着看，那時局長怕外面有人跑

進來，於是對特務長說：）

局 喂！你先把門關起，不要給其他兵士進來！

（特務長照話把門關起，然後回來看信。）

願 恐怕他向我們投降哩！（展開信。）

特 說不定！（打了一個噴嚏。）

願 讀出來！讀出來！（很想急知的樣子。）

局（讀）「逕啓者：鄙人以事出倉卒，未暇親迎，歉甚！歉甚！茲將鄙意三點，分列於後，尚祈細閱！」（讀至此，顧問插嘴。）

願 三點一定是條件無疑了！

特 是的，再讀下去，看條件如何？

局 「茲將敵意三點，分列於後，尚祈細閱！第一點：此次局長不惜以妻女爲餌，引誘敵團團員，本爲得計，惜棋差一着，遂至五千醜類盡死山谷，尚記前次搬去第一第四火藥庫後，曾對諸位言明，苟有機會，必定如數送還。」（顧問愕然。）

願 前次說如數送還是這樣解釋的嗎？

局 是的！（顧問頓足）必定如數送還！「今言猶在耳，當此良機，鄙人又安敢錯過，此非鄙人兇殘，不過爲維持信義，故不得不如此耳！」

願 再讀第二點吧！

局 「第二點：敗軍之將，怒羞成恨，在所不免，關於此次諸位傾巢來犯，早在意料中，惟既死五千，又來五千，瀋陽城內，定必空虛；（局長手腕有點顫動了，大家面色都有點緊張了。）是以特會同東北義勇軍同志，分四路進攻瀋陽矣！此或出於諸位意料之外！」

（局長目定口呆，遞信給特。）

願（焦急）這次糟了，快讀第三點！

特（苦着臉）願問！瀋陽既然給他們進了去，我以為不要讀了；（焦急）到不如快回去救瀋陽吧！

（願問更焦急。）

願回兵也來不及了，你快點讀完再想法吧！（特務長急讀。）

特「此或出乎諸位意料之外，第……第第三點，」（因為急的很。）

願讀清楚些！快點！

特「第……第……第三點諸位若回兵救……救……救……瀋陽諒……諒……諒已無希望，此……此山早裝有……有地雷二百枚……大約諸位讀完此信之時……」

願為什麼不讀？！（焦急極而發怒了，於是舉鞭。）

特「大……約諸位讀……讀完此信之後，則……則地雷爆炸之時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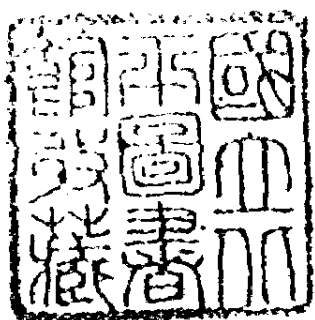
（狂讀起來）亦即中華民國，最後勝利之時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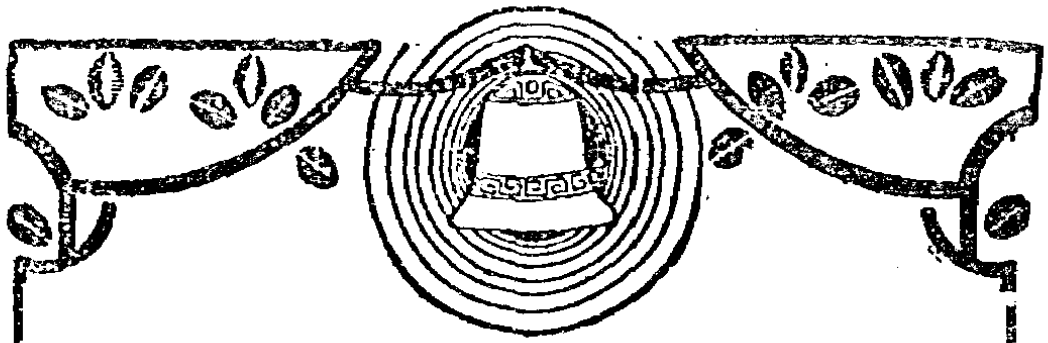
（大家知道不好，同聲「哎呀」，狂呼起來，爭着欲逃走，已來不及了；轟然一聲，火光烟焰，就將漢奸和五千敵人的生命殲滅了。）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道
耕
書

古

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滬一版

教育部徵選抗戰創作劇本選之三

通輯書（四幕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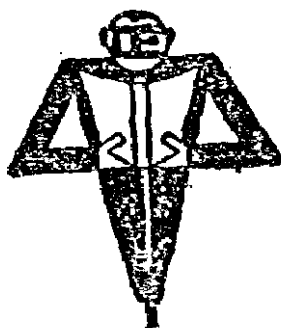
全一冊 定價國幣九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者	殘痕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1395)

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卷四第百六十七號



34.6
17-2



0.90